

## 留学随笔：我在路上

苏延芳

2009-10-23

属于自己的时间，是节假日。今年的国庆和中秋，在日历上两个日子连得很近很近，我想，留下一天，给心灵、给家人、给朋友。这一天，不学习，不紧锣密鼓，悠悠的。为了有这样悠闲的一天，我早早就开始做作业。祖国国庆那天，我看了国庆阅兵式，那是很豪迈的心境，心里“中国”这两个字还带着墨香。

隔天晚，我带着一份轻松入睡了。12点睡，次日早上10点自然醒。睡饱，很幸福。我伸伸懒腰，看着窗户发呆了一小会儿，窗上挂着小雨滴，晶莹透明，那么简单而漂亮，淅淅沥沥的小雨，和开始泛红的树叶，让我想起了江南：“日出江花红胜火，春来江水绿如蓝，能不忆江南？”确是每逢佳节倍思亲。不知远方的亲人朋友，一切安好？不知在清华时对我耳提面命的导师是否还在伏案阅读？不知我年已七旬的导师是否在剑桥的办公室中忙碌？忽然想起我的两个朋友，是他们让我在1998年偶然阅读到了列宁的《哲学笔记》，在2000年读到了波普尔和库恩的方法论，不知他们近期在读些什么？

从2008年8月到波士顿，我和大家的交流没有以前频繁，但是我心里还是记挂着的。虽然学业较紧，我还是一直在看国内的新闻动态。

我希望自己几年后回国，不仅带着对亲朋好友和故土的亲切，也添一点国际的视角。

我越来越清晰自己想做什么，不过这个过程并不那么愉悦。相比而言，我写作比较好，还是数理比较强？我应该在哈佛多接受跨学科训练还是多接受经济学训练？我的导师给我做了第一学年的评估，大体结论是：我的数理比较强，相比而言，写作很弱；我应该多接受经济学的训练，在原有的基础上专注于卫生经济学，以待成为这个领域的专业人士。

关于写作和数学，我想2008年是一个分界点。我很难想象在清华有人说我数学比较强，在高手如云的清华园，我的数学仅供“自娱自乐”，而我很清楚自己喜欢写作，喜欢在文字中跨越时间和空间的阻隔而畅游。与其说我数理基础好，不如说平均水平而言，中国学生的数理训练比美国学生好。不过，我承认，我的英文写作不好，比如哈佛本科生都接受过的五段训练，我对这个“洋八股”中的“起承转合”表达还是挺陌生的，特别是在学术论文中涉及到思想精确度和浓厚度的时候。另外就是，我常常听到老师和同学们讲“直觉”，英文的写作不仅仅是语言上的表达，还有思考方式的差异。

我现在从中国教育体制穿梭到了美国教育体制，我应该接受什么样的教育呢？如果说“取其所长”——在中国学数理在美国学辩论，我应该多修一些政治学、社会学或卫生法学的课程；如果说“扬长避短”——自己擅长什么就强化这方面的训练和素养，我应该多修一些方法论和经济学的课程。诚然，我是一个不太现实的人，有点理想主义的情结。我想，我不怕道路的泥泞和艰难，我愿意带着语言上的障碍去学习，以期像美国教育体制中培养的学生一样批判性地思索、提问、讨论和学术写作。可能接下来几年我成果少，可能我还是有语言上的隔阂，但是我相信，我在路上。

有一件小小的事情让我相信，我不是逆流而下，我享受这个逆流而上的过程。我在看库恩的《科学革命的结构》，我看着看着忘了时间，等我想起来的时候，才发现我错过了一节课，我看书入神了。我知道真正让我觉得享受的是文字中的思想和自己写作的乐趣。即使假设我擅长于定量方法，对于我而言，这是工具，如果不依附于有趣的研究话题，不会有生命力。

记得在暑假的最后一周，我问自己：“准备好迎接新学年了吗？”我深深吸了一口气，就像一个小战士即将上战场，很平静地对自己说，是的。我对这样的生活有了归属感：早起、阅读、上课、做习题、小组讨论、编程（以前我从来没有想象过我自己编程）、写论文、倒头就睡……偶尔去运动，偶尔烤个蛋糕，偶尔写点属于自己的文字。哈佛就像一个上了发条的小闹钟，老师、学生仿佛是指针，一直在滴答滴答前行，永不疲倦。（寄自美国）

来源：人民日报海外版（J-07）